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Searching for Memory

找寻逝去的自我 ——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

[美]丹尼尔·夏克特◆著
高申春◆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Searching for Memory

找寻逝去的自我

——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

[美] 丹尼尔·夏克特 ◆ 著
高申春 ◆ 译



YZLI0890075926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 / (美)夏克特著;高申春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206-2

I. ①找…

II. ①夏… ②高…

III. ①记忆学—研究

IV. ①B8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790 号

找寻逝去的自我

著 者:(美)丹尼尔·夏克特 译 者:高申春

责任编辑:范春萍 李相梅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23 字数:319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206-2

版 次:2011年1月第2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丹尼尔·夏克特作为一位对人性富有诗人般敏锐洞察力的观察者，在这本既严肃且轻松的著作中，创造性地综合论述了有关记忆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富有挑战性地论证了“记忆力之脆弱”。在这本著作中，他深入考察了记忆现象的每一个方面，如各种类型的记忆如何被疾病所削弱或破坏；处于意识水平之下的内隐记忆如何影响到我们的感知觉和行为；记忆如何通过文化和艺术实现代际传递；我们的记忆——以及我们的自我——又如何经由往事经验而被建构起来、并继续接受未来人生经历的塑造，等等。

奥利弗·萨克斯，医学博士

夏克特在这本书中带领我们做了一次漫长的精神旅行，从用以研究海参记忆形成过程的精微的生物化学探针，一直到用以研究人类记忆的神经成像术。……任何对这一蓬勃发展的新领域感兴趣的人，都将会从这本书中得到极大的回报。

约瑟夫·格林莫伦《波士顿环球报》

本书在神经科学水平上，对有关人类记忆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了内容翔实而趣味横生的阐释。作者引证了大量的艺术作品、日常生活经验和前沿科学研究成果，来探讨一个有关记忆的、带有悖论色彩的中心主题：即记忆的使之变得脆弱的那些特征，并不削弱它的力量。

《大脑的作用》

关于我们的大脑如何贮存、又如何经常地歪曲往事经历，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综合性视角。……作者充满激情地论证了，对于我们记忆的能力及其局限性，我们必须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

《科学美国人》

作者不仅分析了大脑受伤病例中的许多稀奇古怪的症状，而且列举

了大量事实向我们的如下假设提出了挑战：即认为我们的心灵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对记忆恢复之争论中的许多问题的划分，不仅合理，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约翰·克罗利《华盛顿邮报》

本书作者的研究兴趣横跨学术的理论和临床的实践，他以自己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带领我们在由全部记忆现象所构成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中，做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旅行。

约翰·莫顿《新科学家》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简明易懂、内容丰富、值得一读的书。

《基尔库斯评论》

本书对近年来提出的有关记忆的不同类型的划分方案，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且论证充分的说明。……它是对一个重要论题写出的一本精彩的著作；它所引证的有关记忆障碍的种种病例，更令读者遐思万千。

斯图亚特·萨瑟兰德《纽约时报》书评专栏

在这本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中，丹尼尔·夏克特就有关记忆的科学发现（其中不少来自他自己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威性的综述报告。

霍华德·加德纳，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假如你对自己的回忆发生了怀疑，假如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记忆有时会无情地捉弄我们，那么，这便是一本能为你排忧解难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以有关记忆的大量科学研究发现为基础，彻底破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迷信：即我们的记忆是对往事经历的准确而客观的记录。



安东尼奥·大马西奥，依阿华大学
神经学阿伦讲座教授

这本著作全面阐述了人类记忆的工作原理，是一部文笔优美、内容丰富的杰作。……它必将拓展我们对人类心灵的巨大潜力的理解。

《出版周刊》

丹尼尔·夏克特……将科学家们对人类记忆的研究成果，以令人叹服、通俗易懂的方式写了出来。……对任何对心理学、生物学，或简而言之对人类命运发生兴趣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必读之书。

马克·彭德格拉斯特《费城学刊》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实录》（10 卷）、《北大哲学门》（10 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 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 卷）、《楚辞源流选集》（5 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 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 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 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 本）、《绿色经典文库》（16 本）、《大美译丛》（8 本）、《支点丛书》（10 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 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 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 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 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导言：记忆力之脆弱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中描写了一个叫马贡多的小村庄，遭到一种奇怪的瘟疫的袭击，致使村民失去记忆。瘟疫的症状是逐步发展的，他们首先失去的是对童年往事的回忆，然后忘记各种事物的名称和用途以及别人的身份，最终“甚至连自己活着的意识”也给忘了。

村里有个银匠叫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他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是砧子，但却想不起用砧子这个名称来称呼这种工具。他惊恐万状，于是发疯似地给家里每样物品贴上标签。这种做法似乎很成功，于是他要给全村每样东西都贴上标签：

他给动物和植物贴上标签：牛、山羊、猪、鸡、木薯、海芋、香蕉。考虑到记忆丧失的无穷可能性，他渐渐认识到，终有一天，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标签认出各种东西是什么，但谁也想不起每样东西的用途。因此，标签要写得更加详细。……这是母牛，每天早晨必须挤奶它才能产奶；牛奶必须在煮开后加入咖啡，才能配制牛奶咖啡。^[1]

想到这一辈子将永无休止地贴标签，布恩地亚十分痛苦。于是，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以图拯救村民的记忆：他要制作一部记忆机，将每个人在一生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记录清单加以贮存。在辛勤制

作了1.4万张记录清单后，有一个陌生的过客治愈了他的病，从而结束了他的梦魇。这一治疗使他完全恢复了记忆，也就在这时，他才认出，这位陌生的过客原来是他的一位亲密的老朋友。

小说以戏剧化的方式描绘了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甚至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都相互陌生，作为沟通工具的各种符号失去了意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各项活动无法执行，连我们自己的身份和自我意识也荡然无存。对此，一家记忆诊疗所的主人索尔·贝娄向他的患者告诫说：“生命就在于记忆。”^[2]

然而，除了那些记忆丧失的恼人时光外，大多数人很少能想到，我们所做或所说的一切，都依赖于我们记忆系统的有效运作。这里，我们可设想一下约会这种简单的生活事件，看其中究竟包含些什么。假设你要约一个朋友到一家饭店里去会面。首先，你必须记起朋友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以及如何拨打电话的有关信息。其次，你必须记起这位朋友说话的声音特征，以发现接电话的人是不是你的朋友。在整个打电话的过程中，要达到对话的目的并理解对话的意义，你必须随时在记忆的内部词典中搜寻单词、发音、意义以及说话的句法。其间，你必须回忆你去过的各家饭店，或记起各家新开业的饭店的情况介绍，以决定哪家饭店是约会的最好去处。同时，你还必须记起这位朋友的各种细节特征，以免到了饭店误把别人当成这位朋友而感到唐突和尴尬。出发前，你还必须想起如何才能到达饭店的有关知识和技能。最后，你还必须对你的生活安排有清醒的意识，以免将约会安排在你已另有计划的时间内。

我们对这些记忆活动的执行是十分自然的，虽然其中包含了一些最先进的计算机也无法执行的复杂过程。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要依赖于记忆系统无数次地执行类似的记忆活动。

一般而言，和其他各种以生物因素为基础的能力一样，记忆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这种日常生活要求，因为作为对自然选择的压力的反应，它已经经历了无数世代的进化。对动物而言，一只能够记住所寻觅到的食物的地点的动物，比一只不能准确记住这一地点的动物具有更大的生存





优势；同样，对生活于丛林中的人而言，一个能够很快地辨认出存在危险动物的信号的人，比一个这种辨认过程缓慢而模糊的人更有机会逃脱危险。确实，我们可以猜想，记忆的诸多特征之所以能够通过进化过程的严格筛选，恰恰在于它们有助于动物和人的生存和繁衍。任何一个记忆系统，如果总是产生各种严重的歪曲，那它肯定不能世代相传下来。^[3]就我们人类的记忆系统来说，虽然它远不能完善地满足人的全部需要，但它确实相当出色地完成了我们赋予它的大量任务。

然而，近几十年来，记忆的名声受到了怀疑。例如，我们听说过，在治疗情境中的患者往往对根本不存在的心理创伤事件作出令人困惑的报告；我们也在书本中看过种种离奇的故事，说是有人清楚、生动地回忆起遭受外星人的劫掠；我们还听说，科学家能够用很简单的方法，诱使我们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形成鲜明的记忆。

这是否意味着，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记忆是准确无误的，但它却并不像我们从前认为的那样万无一失？或者说，它的可靠性是有条件的：在某些情境中或某些条件下——如我们的幸福甚或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它是高度准确的，但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则不那么准确？或者我们也可以问，是否当我们在回顾过去某一时光的一般概观时，记忆是高度可信的，但当我们在回顾特殊的细节时却不那么可信了？

关于记忆的不完善，我们都曾有过亲身的体会。有一次，我问我的一位同事，他上一次剃胡须是在什么时候，他迷惑地回答说，他的胡须总是保持得干干净净。关于这件事，虽然我们俩人都很确信自己的记忆，但我们的记忆却相互不同。同样，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如下令人不快的经验，即对于很熟悉的一个字词或人名，我们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对于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我们却无法辨认；或者当有人向我们提起，说曾有过共事时，我们却茫然无所忆。或许我们可以问，回首往事为什么有时竟像把握倏忽即逝的幻象那么困难？这表明了我们的进化尚不够完善吗？抑或这只是进化的一个副作用？我们时而不能忆起所需要的信息，难道这就是保护我们以免发生可能的混乱所要付出的代价吗？



记忆研究专家们已经开始认真地解决诸如此类以及其他一些关于我们如何对过去进行记忆的同样迷人的问题。例如，为了研究情绪问题，专家们往往要求被试对他们生命中最悲哀或最欢乐的时光加以回忆，结果令人吃惊地表明，对悲哀情境的记忆活动立即使人潸然泪下，而对欢乐时光的记忆活动则立即使人兴奋不已。那么，记忆为什么能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呢？^[4]

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理解记忆是什么。20年前，当我刚刚步入记忆研究领域时，在认知心理学家中流行着一种时髦的做法，即把记忆比作计算机文件，这些文件被贮于内存之中，当需要时便被提取出来。从那以后，没有人认为记忆研究应包括记忆活动的主观体验方面。现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确信，记忆决不像计算机那样，只是被动无情地对一系列资料片段加以贮存和提取。有史以来，艺术家和作家们很自然地意识到了记忆中主观体验的重要性。关于记忆在他们的创造活动中意味着什么，他们作出了许多先哲般的睿智评述，这些评述往往使我深感振奋。

例如，马修·斯塔德勒的小说《风景线：记忆》以主人公马克斯韦尔·科塞加顿作一幅画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画的是他几年前所看到的一道风景。随着马克斯韦尔的反复回忆和琢磨，画慢慢地逐渐被描绘出来。然而，在绘画的过程中，他却碰到一个难题，即他所描绘出来的只是对记忆的一个静态的复制，而这一静态的复制品却与他的记忆的主观体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写道：

如果我的记忆原本是对那次体验的精确复制，那么我的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精确的，它只是对一个模糊记忆的拙劣描绘。但我却认为，记忆永远不可能是静止、凝滞的，它也不应该是如此。我的绘画只是对那最初引起我的记忆活动的原始事件的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我想，由于我的绘画如此精确地描绘了这次记忆，因而与原始的模式相比，它无疑是错误的。^[5]



若干世纪以来，哲学家和作家们一直在试图揭开记忆之谜，科学家们也已对记忆活动和遗忘活动研究了百余年。在这一历史的长河中，进步是极其缓慢的。但近二十余年来，有关记忆的研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尤其重要的是，现在 we 已不再认为记忆是心灵的一种单一而统一的官能，相反，它是由很多相互不同且可相互分离的过程和系统组合而成的。其中每一系统都依赖于某一特殊的大脑网络，这些大脑网络包含着不同的神经结构，每一神经结构又在该系统内执行着某种高度分化的功能。大脑成像领域内的新的技术突破，使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看出，这些分化的大脑部位如何影响到不同的记忆过程。

在这本著作中，我区分并讨论了不同类型的记忆。正是这些不同类型的记忆，使我们能够掌握转瞬即逝的信息、学习新的技能、获得新的习惯、辨认日常事物、保存理智信息并回忆特殊的事件。这些记忆系统的协同活动，使我们得以完成日常事务，同时为我们的理智活动和情感活动提供了来源于往昔经验的各种观念和感觉，从而保证了我们活动的目的性并丰富着我们的情感生活。然而，记忆所包容的决不只是对往昔事物的回忆。现在我们已认识到，记忆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通过科学的研究，我们已揭示了一个由潜隐的无意识记忆所构成的崭新世界。正是这些潜隐的无意识记忆帮助我们毫不费力地去执行诸如骑自行车、弹钢琴等活动，而无需对这些活动中的每个动作加以自觉的指导。虽然很多人认为，这种记忆贮存在我们的十只手指之内，但新的研究发现揭示，在往昔经验对目前活动的无意识影响中，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大脑系统的活动。

关于记忆如何被贮存并被提取，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也足以破除另外一个神话：即认为记忆是被动的，或者说记忆是对现实的原样记录。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把记忆看成是我们心灵中的影集，宛如家庭影集一般。然而事实上，我们的记忆所保存的并不是对往昔经验的毫无疑

断的快速照相，而要以这些经验为我们提供的意义和情感为中心。尽管严重的记忆错误和歪曲相对较少发生，但就理解我们如何对往昔经验进行记忆而言，这些错误和歪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因为它们也产生于我们记忆系统的某些基本特征，并为我们窥见这些基本特征打开了一个窗口。

在这些基本特征中，一个尤其重要的特征是，我们无法将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对先前发生的事件的记忆加以分离。假设在某一时间段之内，我们将两个人绑在一起，从而使他们之所见、所闻及所感完全相同。除非这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人格，且他们的往昔经验亦完全相同，否则，他们两人对这一时间段的记忆就会大相径庭。我们从现实生活事件中把握到什么，取决于我们的往昔经验。记忆是对我们所体验到的事件的记录，而不是对事件本身的复制。这些体验被大脑网络加以编码，而大脑网络间的联系早已为先前的经验所模塑。这种先已存在的知识，强有力地影响到我们如何对新的记忆加以编码和贮存，并因而影响到这些新记忆的性质、结构和质量。

毫不奇怪，所有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记忆易变性的知识——如为什么我们的回忆有时易于受到暗示力量的影响而命中注定地要发生讹误，以及为什么我们的记忆往往在没有直接的明显原因的情况下，会对过去的事实加以歪曲。同时我们也已开始明白，为什么有些记忆拥有诱使我们悲泣、狂笑或颤栗的力量。虽然目前我们尚不能说，我们已完全理解了人类的记忆，但在多少世纪的徘徊不前之后，我们终于理解记忆之谜的许多问题了。

有关记忆研究中的综合趋势，其原因之一是，研究大脑和心灵的专家们在多年不相往来之后，终于走到一起携手并进，共同制订出一个研究记忆的统一方案，那就是认知神经科学。在仅仅 20 年之前，认知心理学家、临床医师和神经科学家们各自为政地对记忆问题进行研究，其中，认知心理学家在实验室研究记忆，而对实验室以外的世界很少发生兴趣，并对大脑内部的世界完全不关心。





临床医师——包括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描述着各种记忆障碍的有趣现象，但对认知心理学家用以分析记忆的精湛技术却一无所知。神经科学家则通过切除动物大脑的特定部位并观察其结果的方式来研究记忆，他们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认知心理学家和临床医师的发现及其观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认知心理学家们开始突破实验室的界限。他们有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记忆现象，从而丰富了认知心理学的记忆研究工作，也有人开始对记忆障碍患者进行心理测验，从而以他们的实验方法促进了对令人迷惑的失忆症的理解。关注于记忆丧失的临床医师们，不仅越来越多地采纳由认知心理学家们所发展起来的技术和理论，而且也采用大脑成像的新方法如磁共振显影术（MRI），以了解患者大脑损伤的详细特征。与此同时，神经科学也在突飞猛进，它的进步既得益于技术的革新，从而能够对大脑进行更细致的探究，也得益于利用神经网络而提出的新的有效理论。有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开始将他们以白鼠和猿猴为基础的研究发现与人类记忆问题相联系。而且，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各种活动神经成像技术，如正电子放射断层摄影术（即 PET 扫描），使我们能够在被试记忆的过程中对活动的大脑进行观察。现在，认知心理学家、临床医师和神经科学家们都在对开创性的神经成像研究做出各自的贡献，这种研究为我们观察记忆和大脑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在过去 20 年内所形成的这种综合的趋势，不仅令人振奋，而且范围广大。

我之所以决定撰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从作为这种综合趋势之一员的角度来说明记忆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试图将认知心理学、临床观察和神经科学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研究模式，以理解人类记忆之谜。这里，我所努力描绘的，是我所看到的记忆研究的广阔图景。

但是，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并不限于描绘记忆研究中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并记述我自己的某些发现和观点。记忆作为一种复杂且通常可以信赖的人类财富，有时却可以严重地欺骗我们。当然，尽管记忆在某

